

摘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浮出歷史地貌的女性“私人化”寫作，以自傳或半自傳式的話語空間淋漓盡致地剖白女性個體獨特的性別經驗與性別體認方式，燭照了女性記憶與經驗以往的不見與未見。都市女性在悠然而瑣碎的喃喃細語中拼綴、復原著一個充斥著感官盛宴的日常生活世界，不僅對傳統的女性形象和生存境遇具有強烈的顛覆意味，而且在“女性”與“個體”符碼的絲絲相扣中，也銘刻著她們感知自我生命獨特價值蘊藉的精神軌跡。可以說，這意味著女性自我的認同已經由性別的發現和認知逐漸走向對個人/自我身份的文化建構。

沉澱在個人生活內裏最細膩的感性體驗構成了“私人化”寫作的主要基調，它以一種赤裸、鋒利的姿態指向女性自我繁富的心靈鏡像。在“私人化”寫作的感性敘事盡頭或隱或顯地凝結著女性作家的主體意象、自我意識及自我內審情結。她們透過書寫實現對自我焦慮的審視和逾越，這也是她們在“認同”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內在驅動力。

然而，九十年代的文學藝術在不斷遭遇市場化、商業化浪潮的迅猛衝撞下，它的生存形態、價值標準，以及消費方式進而宿命般地沾染上一股“商業炒作”的喧嘩氣息。在這個意義上，流淌在九十年代女性作者筆觸裏的都市生存體驗並不單純地指向女性對“性別”與“自我”這一雙重體認模式，“私人化”寫作出版物由生產到消費的全過程也是對文學商業運作的一次淋漓盡致的演繹。